

化遗产彩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，邹永萍在接触到上述项目后，她选择自己购置土地，在可可托海“3号院”盖起一家非遗度假酒店。

邹永萍出生成长于阿勒泰布尔津县。在《我的阿勒泰》播出后，她认真地看完了剧集的“每一帧”后，觉得那些记忆中原本已经快要被忽略和遗忘的生活细节，又被这部剧呈现在眼前。剧中巴太的一些动作，是她成长中熟悉的画面。

看到巴太骑着马跟人打招呼时，邹永萍的记忆一下子就被唤醒了。小时候，她生活在布尔津，那些哈萨克族老乡骑马路过家门口，非常礼貌，哪怕不认识，也会打个招呼问候一下。但他们骑着马，姿态又很骄傲，总是在马背上昂着头。

《我的阿勒泰》里，巴太去别人家找人，发现门没开，转头从院墙翻进去。邹永萍表示，这种场景在记忆里非常真实，儿时身边的男孩子都是这样，“唰”一下就翻进去了。

电视剧当中，“转场”是推动情节的关键一环。而在现实中，作为汉族人，邹永萍并没有直接参与转场的人生体验。“转场”对她而言，是另一种记忆。生活在阿勒泰，以前汉族人家也会有牛羊。不过他们通常不会自己放牧。在夏天到来前，他们会把牛羊赶出去，赶到身边熟悉的哈萨克族老乡那里去，让老乡帮忙代牧。每到这种时候，“牛羊大军”浩浩荡荡，像是一场盛大的聚会，格外壮观。

在自己的少年时代，每年春夏之交，邹永萍都要和家里的牛羊分别，看着哈萨克族牧民赶着牛羊，往北边的阿尔泰山方向走去。“牛羊大军”走过，只留下飘在半空中

的尘土，迷迷茫茫一片。等到漫长的冬季到来前，牧民们又转场回来。邹永萍的父母会放下手里的事情，去迎接自家牛羊。

“牛接回来以后，父母就开始分享从牧民那里听来的故事。每一头牛都有自己的故事。”邹永萍说，“我们家有一头奶牛，非常傲慢。哈萨克族牧民给奶牛们挤奶时，其他牛都很温顺，只有它没啥耐心。稍微挤一下可以，但是再要挤的话，它就用蹄子把奶盆直接踢烂掉。”

随着时间推移，那头倔强的奶牛和邹永萍一起长大了。在记忆中，奶牛的故事停止在它的13岁。那一年，奶牛已经很老了，不能挤奶，也不再能下崽。“听长辈说要把奶牛宰掉。从情感上我肯定舍不得，但是站在家里大人的角度看，必须得这么做。”当时邹永萍在外读书，每逢周末都会回家。宰牛的那个周末，她没有回家。



左图：2024年5月，湛蓝的阿勒泰。  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许多人都对阿勒泰的风有独特的记忆点。在阿勒泰，风是阿勒泰的灵魂要素。

那天在看《我的阿勒泰》时，看到成群的牛羊，邹永萍又想到了家里的奶牛。她告诉本刊，在当下她意识到，其实牛羊不仅是哈萨克游牧民族生活的一部分。在自己成长过程中，在那种民族融合、大杂居小聚居的环境里，牛羊也是自己生活中的重要组成。

生活在阿勒泰这块土地上，以前邹永萍总是觉得作为汉族人，和游牧文化没有直接的关系。但是在电视剧中看到阿勒泰，又是另一番感悟。“我觉得我们不同民族间彼此的生活早已息息相关，生活方式、场景、语言，都写进了我们的生命。”一部影视作品，让许多阿勒泰人，重新认识了自己的阿勒泰。

## 包容每一个不做攻略的人

2023年夏天，南方人金欣（化名）去到阿勒泰旅游。从阿勒泰回来后，她发现手机相册里最多的视频，是自己用来记录水流声所拍摄的，还有风掠过草原，或穿梭山谷的声音。

或许是长期生活在现代城市中，这种风和水流的声音意味着纯粹的自然，令人着迷和珍惜。

许多人都对阿勒泰的风有独特的记忆点。在阿勒泰，风是阿勒泰的灵魂要素。研究新疆牧区的生态人类学学者崔延虎曾经表示，他在阿勒泰哈萨克牧民的语言中搜集了100多个与“风”有关的词语，其中许多对风的方向、速度、温度、湿度的表达，无法用汉语准确翻译。

不过在当地人眼中，风意味着更多。李娟曾感慨阿勒泰风的丰富、坦荡和自由：“我看到全世界都是